

通鑑總類

五卷



通鑑總類卷第五

繼嗣門

智宣子以瑤為後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趙簡子以無恤為後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



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趙主父欲二王其子

周赧王二十年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漢周昌期期不奉詔

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高帝生趙王如意高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高帝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高帝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

高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高帝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高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高帝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高帝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

叔孫通諫易太子

十二年高帝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高帝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絳侯等謀立文帝

八年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今已誅諸呂新噀血

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

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遂即天子位

有司請早立太子

元年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文帝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文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文帝乃許之

太后欲以梁孝王為嗣

中二年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言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景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

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
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
以為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十餘人景帝意梁遂賊捕公孫詭
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景帝意梁遂賊捕公孫詭
羊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乃入見王而泣曰太子自
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
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今大王
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灋天子以太后故不忍
致灋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
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禁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
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景帝由此怨

武帝命皇子所生門為堯母門

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
身十四月而生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
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
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
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
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
蠱之禍悲夫

武始侯無咎無譽

征和元年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生淳
姬生男號淳子時淳姬兄為漢宦者武帝召問淳子何如對

通鑑綱目卷五
紀綱四十五
曰為人多欲武帝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武帝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韋玄成陽為病狂

元康四年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龍衣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拜韋玄成為中尉以感諭憲王

甘露元年淮陽憲王好灋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宣帝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言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宣帝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宣帝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史丹諫廢太子

元康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元

帝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每傳昭儀又愛幸元帝以故常有有意欲以山陽王爲嗣元帝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元帝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元帝嘿然而笑及元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

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太子由是遂定爲嗣

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

綏和元年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衷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

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

哀帝議立定陶共皇廟

建平元年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太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

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二年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傳喜與孔光師丹
共執以爲不可哀帝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依違者
連歲傳太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
順朱博與孔鄉侯傳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
毀短喜及孔光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復策免光爲庶人以御
史大夫朱博爲丞相朱博既爲丞相哀帝遂用其議下詔曰
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后稱
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
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
二千石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

光武更封張純爲武始侯

建武十三年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
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爲侯如故於是有司奏
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
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竒愛東海公陽

十五年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
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趣吏不肯
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光武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
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故
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墾制不可爲準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言

如東海公對光武由是益奇愛陽

郅惲說太子彊辭位

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濫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遜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

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丁鴻不肯襲封

永平十年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家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明帝徵鴻爲侍中

劉愷讓其弟憲

元十年初居東侯劉般薨于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

進退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凜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濛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

太僕來歷諫廢太子

延光三年江京樊豐等譖殺太子乳母王男邴吉等太子思吉京幽懼乃與閻后構讒太子安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且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安帝不

從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來歷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安帝乃使中常侍奉詔勸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為謹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安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表紹欽以高為後

建安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
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
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
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
始此矣

劉琦謀安於諸葛亮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
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
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
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
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

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魏曹操立丕為太子

二十二年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曰卞氏生
四子丕彰植熊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瞻操愛之黃門侍
郎廙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臨苗庶植之才勸操立以為嗣
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
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尚書僕射毛玠
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
曹掾邢顛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丕使人
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厚
養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

日探屏人問謂謂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謂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謂曰思素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不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不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歎歎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左右長御賀下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恣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太子抱議即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魏其不昌乎

曹丕立貶曹植為安鄉侯

黃初元年王弟鄣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于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明帝下詔明繼統之義

大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秉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吳主廢和立亮

嘉平二年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票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

吳主頗悟太子和無罪

三年吳主頗悟太子和之無罪後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付大

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今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時咸謂之失言

晉衛瓘撫牀

咸寧四年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武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武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武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

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荅詔多引古義我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荅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武帝省之其悅先以示瓘瓘大踉蹠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和嶠言惠帝不了家事

永熙元年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惠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惠帝問

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
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明帝喜文辭善武藝

大興元年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
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
整善談老莊元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元帝以賀循行
太子太傅周顛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元帝好刑
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
心太子納之

庾冰說成帝立母弟為嗣

咸康八年成帝不豫二子丕弈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乘
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踈為它人所間每說成帝以國
有疆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成帝許之中書
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
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
岳為嗣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
命成帝幼冲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

石虎殺太子宣

永和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
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宣謂所
幸楊拯年成趙生曰凶豎傲復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言
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

不濟矣極等許諾殺鞬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
氣絕久之方蘇虎疑宜殺鞬囚宜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
鑱之積柴於鄴北送宜其下使鞬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
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劉霸斷其
手足斫眼潰腸如鞬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火滅取灰分
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宜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
之而泣欲救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又廢其后杜
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比車裂節解
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調戍涼州

北魏立太子先殺其母

晉安帝義熙五年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

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
帝殺鈞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外家為亂也汝當繼統故吾
遠迹古人為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

宋謝晦言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

永初三年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
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武帝曰廬陵何
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
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都督

北魏主用六人以輔弼太子

魏主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
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為我思身

之計浩曰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
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皇子壽年將周星明獻
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
則召亂之道也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
置賢則人服嵩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壽為皇
太子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崔浩與
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為右弼百官揔己以聽焉帝
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
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知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
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
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

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

宋徐羨之等廢營陽王

元嘉元年徐羨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
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皆至建康
以廢立之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
泰潘盛為內應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
引船為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詰旦道濟羨之等入自
雲龍門扶帝出東閣收璽綬衛送故太子宫以宣都王義隆
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
以宣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

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政事雅

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爲之具位而已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爲也烏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北魏顯祖傳位于太子

宋明帝泰始七年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丕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黻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庭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它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黻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黻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子高祖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延興顯祖下詔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受命儲宮踐升大位朕得傳德於

通鑑綱目卷五
細目四十一
栖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
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揔之謹上尊
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崇光宮采掾不斷土階而已
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

北魏主語及太子恂

齊明帝建武四年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宴於清微堂語
及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
其惡師傅何謝也

崔光迎魏太子即位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
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訥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

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
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
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
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
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
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
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
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
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梁豫章王七月而生

普通六年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

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
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
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詭如常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
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聞俗
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
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
財好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恒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為
邊任武帝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
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武帝性嚴重人
莫敢言後卒降於北魏

北魏高歡欲廢澄而立洸

梁武帝大同元年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歡歸一婢告
之二婢為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妻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
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洸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
子如子如入見歡偽為不知者請見妻妃歡告其故子如曰
消難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
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
同走并州貧困妃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
女配至尊男承大業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
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見澄尤之曰
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脅告者自縊乃啓歡
曰果虛言也歡大悅召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

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

李遠言立子以嫡不以長

敬帝太平元年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中山公護受宇文泰顧託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群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

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網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北齊顯祖欲廢太子

陳武帝永定二年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

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高元海爲長廣王畫策

文帝天嘉二年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肅宗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爲已不利勸肅宗除之肅宗乃使歸彥至鄴徵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口神筭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

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
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
策也更問下策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
武示以徵濟南之教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
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
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
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
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會肅宗出畋墜地絕肋詔以
嗣子冲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
茲大寶

祖挺勸齊世祖傳位東宮

六年世祖爲長廣王珽爲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
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
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珽私說士
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
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
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
必比晉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
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
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
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使太
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諱太子卽是

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陳世祖欲遵太伯之事

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太子伯宗柔弱世祖憂其不能守位謂安成王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世祖又謂到仲舉孔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瘞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

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爰益廷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來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隋高祖廢太子勇

開皇二十年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娼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今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

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
及勇廢高祖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
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
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
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邪此乃陛下
之過非太子之罪也自古國家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
深留聖思無貽後悔高祖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
書右丞缺有司請人高祖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唐高宗欲置皇太孫官屬

永淳元年高皇孫重照為皇太孫高宗欲令開府置僚屬問
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
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高宗曰自
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龍表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
官既而高宗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太后廢中宗立睿宗

光宅元年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
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借侍
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
中書侍郎劉祿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
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
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雍州牧豫王曰
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

李昭德諫立武承嗣爲皇太子

載初二年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以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夫輩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李昭德言武承嗣權太重

長壽元年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

后矍然曰朕未之思以武承嗣爲特進納言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

狄仁傑等勸太后復立中宗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蘇安恒疏諫太后禪位東宮

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

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
禹事祗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
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
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
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
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
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
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
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宸室屏藩皇家斯
爲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蘇安常又疏諫天后歸政李氏

二年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
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
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詔
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
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
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
之罪

太平公主欲易太子

景雲元年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
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
立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明

於睿宗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張說姚崇勸睿宗命明皇監國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激車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明皇命宋璟制皇子名號

開元五年明皇命宋璟蘇頲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明皇甚善之

李子嶠自稱皇子

十四年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洛

州母曰趙妃明皇命杖殺之

明皇擢用楊崇禮二子

二十一年太府卿楊崇禮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明皇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爲優明皇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明皇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明皇欲廢太子

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惠妃泣訴於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夫武惠妃

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
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
相太子得無動

明皇殺三子

二十五年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云與太子妃兄
駙馬薛鏞濫構異謀明皇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
家事非臣等所宜豫明皇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
瑒瑒爲庶人流鏞於灤州瑛瑒瑒尋賜死城東驛鏞賜死於
藍田瑒瑒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立忠王瑛爲太子

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明皇立壽王瑁明皇以
忠王瑛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
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
爲之減高力士垂問請其故明皇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
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明皇曰然對曰大家何必
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明皇曰汝言是也汝
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瑛爲太子

明皇付傳國寶冊于肅宗

至德元載靈武法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
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詔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
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上皇臨軒命

李泌諫肅宗保全廣平王

二載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肅宗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肅宗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肅宗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大竒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肅宗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比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肅宗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

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肅宗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

人祥其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祥曰種

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
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
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
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必言及之
必復固請歸山肅宗曰俟將發此議之

肅宗迎明皇於蜀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肅宗
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
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
行日肅宗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肅宗固
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

料

明皇還京師

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肅宗
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肅宗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
皇在宮南樓肅宗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
下上皇降樓撫肅宗而泣肅宗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
索黃袍自為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
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肅宗不得已受之
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肅宗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
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
天子之位也肅宗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肅宗曰

而薦之將發行宮肅宗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肅宗親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肅宗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肅宗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李泌諫廢順宗

貞元三年初郾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德宗大怒幽王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

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德宗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戾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无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玉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

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王叔文之黨惡聞立太子

永貞元年順宗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官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

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
睿惡之細不依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領之立
淳為太子更名純

元稹請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

元和元年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
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憲宗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
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
諸王雖有僚屬日益踈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曠廢疾不任
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
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
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
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憲宗頗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

李絳等請立儲闈

四年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
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覷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
廟重社稷也伏望抑撓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遂立長子
鄧王寧為皇太子

韋綬悅太子以珍膳諧諂

十二年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
太子以諧諂憲宗聞之罷綬侍讀尋出為虔州刺史

穆宗升儲副崔羣為羽翼

十五年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侍郎召對別殿穆宗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裴度等請立景王湛為太子

長慶二年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得聞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穆宗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穆宗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韋溫辭太子侍讀

開成二年給事中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遂罷守本官

文宗議廢太子

三年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文宗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貽

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學士六人袖策入軍中使

六人復上表論之文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仇士良等矯詔立武宗

五年文宗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湮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文宗崩於太和殿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為心速行喪禮草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駭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

立宣宗為太叔

會昌六年武宗自正月乙卯不視朝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號曰光叔武宗性豪邁尤所不禮及武宗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

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魏暮請建儲副

大中四年以魏暮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宣宗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暮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裴休請早建太子

十年宣宗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休以疾辭位不許

崔慎由言建儲罷相

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宣宗

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宣宗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宣宗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王宗實立懿宗

十三年初宣宗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宣宗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宣宗餌醫官李玄伯道士盧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宣宗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

中尉王茂玄皆宣宗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
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
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
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
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導
宗實直至寢殿宣宗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
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立為皇
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
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
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
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晉王存勗殺李克寧

梁太祖開平二年晉王病篤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
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
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
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力軍
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
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克寧首帥諸將拜
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
遇如真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
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

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

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為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衆言心不能無動李存顯等為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晉王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為之

備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顯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鄉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顯

淮南嚴可求面折張顥

淮南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

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紀祥

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顥集將吏於府廷夾道及庭中堂

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

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

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大

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比是王之等夷公
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
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
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
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
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
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
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
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
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梁友珪弒逆自立

乾化二年太祖長子郴王友裕早卒以假子博王友文太祖
特愛之常留守東都郢王友珪無寵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
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太祖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
嘗有過太祖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太祖疾甚命王氏召友文
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太祖
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
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圖時
不可失會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時左遷者多追賜死
友珪益恐遂與韓勅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
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太祖驚起問友者爲誰
友珪曰非它人也太祖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友珪

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羶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均王殺友珪自立

三年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怒均王友貞密謀誅友珪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殺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

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彛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成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為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為福矣

踵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
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
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象先等齎傳國
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
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
官爵

蜀太子作亂

蜀太子元膺殺喙齟齒目視不正而警言敏知書善騎射性狷
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
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曰與樂工羣小嬉戲無
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太子召諸王大

臣宴飲集王宗翰潘峭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
峭與文錫離間也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自少
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
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
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
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
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
毛文錫至搦之幾死囚諸東宮徐瑤常謙等各帥所部兵奉
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
逐至城西斬之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
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發兵討為亂

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太子出就舟人勺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

蜀主立宗衍為太子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展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傑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

楚臣許德勳稱楚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

三年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馬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璿傳璟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遂詔以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張昭遠請定嫡庶長幼之分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帝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

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明宗尚歎其言而不能用

吳越王元瓘襲位

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且

令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勞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眾從之明宗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契丹述律后立中子德光為天皇王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纜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戀謹躍曰願事先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

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天皇
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
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

吳徐溫欲以知詢代知誥

二年吳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
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徐玠屢勸
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
我家貧賤時養之柰何富貴而弃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
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
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日上之是
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謚曰忠武
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
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立宗衍爲太子受冊畢潘炕以朝
廷無事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
遣使就第問之

蜀太子衍好酒色

梁均王貞明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
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
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
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忽
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瞶至是增劇
以王宗弼沉靜有謀召還以爲馬步都指揮使召大臣入奏

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實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

後唐明宗不肯改國號

天成元年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明宗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誰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明宗曰吾年十二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

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爲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

明宗不欲立秦王榮爲太子

四年何澤見明宗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明宗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從榮見明宗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爲太子臣幼少且願學

軍民不願當此名明宗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明宗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明宗遂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從榮以兵反見殺

明宗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明宗疾復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明宗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明宗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明宗已殂明且稱疾不入是夕明宗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

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遂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見明宗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明宗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明宗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掇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

歸府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明宗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馮道帥羣臣入見明宗於雍和殿明宗兩泣嗚咽曰吾嘗事至此慙見卿等

潞王兵至長安閔帝欲遜位

清泰元年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

以濟之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諸道兵大集於城下攻之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弃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迎謁率民計

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
駭閔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弃萬國朕外守藩方
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
大業年在幼冲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公
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不
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
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

潞王即帝位

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
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
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

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
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太后下令廢少帝為
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即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
待罪王命各復其位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遂即位於柩
前

蜀主孟知祥立子仁贊

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遂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
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是夕殂
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是夕殂
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是夕殂
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
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

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即皇帝位

吳王令謀勸齊王誥受禪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八月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冬十月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白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

徽章服色悉從吳制

吳越王元瓘屬章德安以後事

六年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元瓘卒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南漢高祖從蕭益立長之對

七年南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翺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宗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高祖殂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玠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姬

後晉高祖令抱幼子置馮道懷中

高祖寢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官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

南唐主怒齊王璟調樂器

八年南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主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環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暹雖幼而慧可以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楚立馬希廣

十二年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部

押牙表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範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阜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恂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等稱希範遺命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恂皆稱疾不出

後漢蘇逢吉等受顧命立皇子承祐

乾祐元年高祖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不豫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于萬歲殿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磔重威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須而盡立皇子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郭威請早立嗣君

三年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

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丑勳
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
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
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
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郭威帥
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即皇
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樞書監趙上
交詣徐州奉迎

後周太祖選朝士為皇子僚佐

廣順元年二月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為鎮寧節度
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補闕崔

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為堂書記

曹翰請晉王榮入侍醫藥

顯德元年初太祖在鄴都竒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
榮榮鎮澶州以為牙將榮入為開封尹未別召翰翰自至榮
怪之翰請間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
醫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太祖疾篤
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南唐太子弘冀使袁從範毒殺太弟景遂

五年唐太弟景遂前後九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
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謹奉上太弟寶冊
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

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
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其第安
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弘冀在東宮多不
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昭慶宮使表從
範從景遂為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
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
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未殞體已潰唐主不之
知贈皇太弟謚曰文成

潛邸門

漢孔霸謙退不受相位

永光元年元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
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元帝欲致霸相位霸為
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
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元帝深知其至誠乃
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

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大會群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
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
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尊桓榮以師禮

永平元年明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明帝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明帝謙曰大師在是榮每疾病明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明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明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家坐于首山之陽

鄭眾不赴太子之請

四年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明帝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威帝受學於周福

延熹九年初威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搗遂各樹

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吳王妙選太子師友

魏黃初二年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蜀漢孟光問太子權略智調如何

景初二年漢主立子璿為皇太子瑤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祕書郎卻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

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

北魏太子信任左右私營園田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子臧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士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今東宮舊人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

北周樂運稱太子為中人

陳太建五年周主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宦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陳太子叔寶欲以江摠為詹事

八年初太子叔寶欲以江摠為詹事人告記陸瑜言於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奏曰江摠文

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宣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宣帝卒以摠為詹事頃之摠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宣帝怒免摠官

唐太宗戒于志寧杜正倫當極諫太子

貞觀七年太宗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

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盛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太宗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太宗不赦高甌生之罪

九年岷州都督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實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張元素諫太子擊鼓

十四年太宗聞右庶子張元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元素叩閣切諫太子

出其鼓對之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元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張元素諫太子發取庫物無度

十六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元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

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以魏徵傳太子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曰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太宗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

七年太宗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徵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劉洎上言太子宜勤學親師友

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太宗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長孫无忌稱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

十八年太宗御兩儀殿皇太子侍太宗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

仰聖德太宗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无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信讒殺劉洎

十九年初太宗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太宗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踈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太宗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太宗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太宗以為然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免其妻孥

段志冲請致位太子

二十一年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太宗致政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无忌等請誅志冲太宗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言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齊聃疏諫不可使戎狄侍東宮

憲章二年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

以爲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實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
入侍軒闈高宗從之

邢文偉王及善以能諫太子擢用

咸亨三年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
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
頃之右史缺高宗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
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
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
子謝之高宗聞之賜及善練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崔神慶請召太子以墨勅玉契

長安三年突厥遣使謝許昏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宮尹崔
神慶上疏以爲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爲別敕徵召恐有
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
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
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
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張涉以東宮侍讀進用

大曆十四年代宗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爲侍讀
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爲
學士親重無比

親王門

唐魏徵諫太宗寵驕魏王泰

貞觀十年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太宗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頓躓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魏徵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太宗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

王珪魏徵論三品以上不宜為親王降乘

十二年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太宗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

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太宗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太宗乃從珪奏

霍王元軌讀書恭謹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褚遂良魏徵諫稱魏王泰不應月給踰制及徙居武德殿

十六年秦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從之太宗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為可太宗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郝處俊諫不宜令二王分朋鬪樂

上元元年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

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明皇友愛近世帝王莫及

開元二年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明皇兄也岐王範薛王業明皇之弟也幽王守禮明皇之從兄也明皇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業嘗疾明皇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明皇為業者藥回飈吹火誤蒸上須左右驚救之明皇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

置西南二樓以宴諸王

宋玉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明皇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後唐秦王從榮輕侮師傅

長興四年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王居敏薦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以瓚為秦王傳瓚雖為傳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潞王惡洋王從璋涇王從敏

清泰元年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潞王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潞王尤惡之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

諸王門

後唐石敬瑭不欲與秦王共事

長興三年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

公主門

唐公主行婦禮自王珪始

太宗貞觀十一年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則天以公主類已常與密議天下事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既攸暨時為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為類已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

累加至三千戶

制公主開府置官屬

中宗神龍一年制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公主恃寵驕恣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公主作定昆池

景龍二年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球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揚慎交灑油以築球場

公主權傾人主

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睿宗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

勝敵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定公主見舅姑之禮

建中元年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荅德宗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弟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弟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選擇門地人才可稱者

元和六年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憲宗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公主一同家人禮度

九年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憲宗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悰不辭以悰為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詔公主執婦禮如臣庶之法

太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以文雅著稱公主宣

宗之愛女故選顯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今依外命婦以銅裝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

鄭顯不樂尚主數毀白敏中

五年初宣宗令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顯時顯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顯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顯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顯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鄭祗德固求散地

九年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以祗德為賓客分司

于琮改尚廣德公主

十三年初宣宗欲以于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七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嫁公主資送甚厚

咸通十年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公主懿宗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窓戶飾以雜寶井欄

藥曰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爲箕筐賜錢五百萬婚它物稱是

廣德公主動尊禮法

十三年懿宗貶節度使于琮爲普王傅分司尋再貶琮韶州刺史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同姓門

宗室門附

西漢得朱虛侯爲益彊

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穡種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河間王大雅不羣

武帝元光五年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班固贊曰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東漢東平王上便宜三事

建初元年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顯宗報書曰間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

魏曹植二疏乞隆親親之恩

明帝太和五年黃初以來諸侯王灑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時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
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
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復上疏曰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
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夫權之所在
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
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

宋孝武帝增廣王侯制度

孝建二年上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奏裁損王侯車服器
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
不得南向坐施帳劔不得為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
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

廢帝忌諸王為患

泰始元年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
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
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
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
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
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搗地為阮實
以泥水裸或內阮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
三王以千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
府

明帝殺建安王休仁

七年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入見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

明帝殺巴陵王休若

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嚴

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至建康賜死於第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齊武帝怒長沙王晃罪

永明二年初太祖臨終以長沙王晃屬武帝使處於輦下或

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
汝深誠之是好事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爲
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叩頭
流涕曰是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是帝亦垂泣由
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武帝愛羽毛踈骨肉

武陵王暉多才藝而踈婢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
肉婢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暉
輕財好施故無畜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然貧薄也

明帝盡除高武之族

建武四年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

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
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
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
以爲當以次施行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殺
河東王鉉等共十王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唐李德裕請宗室散處方州

大和七年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
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曷使天寶之
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
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
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踈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

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
內孰不欣悅文宗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
才無所施耳後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
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

宣宗親睦兄弟

大中元年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
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存問憂形於色

韓建矯制殺十一王

昭宗乾寧四年延王戒丕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
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變輿不安比者臣
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

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昭宗曰何至於是數日不
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
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等十一王至石
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後梁均王踈忌宗室信用趙張

貞明元年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使
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捕友敬誅之帝
由是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咸居近職參預謀議
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
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每稱疾以避趙張之族政
事自紊以至於亡

後晉漢主盡誅諸弟

齊王天福八年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後漢南漢主殺諸弟

高祖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共八王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剗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後周楚馬希崇帥族降唐

太祖廣順元年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鬪鬪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遂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